

五指山

◆ 牛兰学

高耸入云霄，
五峰高翘。
谁压在山下成了故事？
我也来参禅悟道。

走在山峦的环抱，
雄奇险秀，
你在山巅看到了什么？
白云从指尖滑过。

触手可及的心潮澎湃，
登高远望还是群山环绕，
离开后我才知道，
你在我心中永恒的美好。

在西藏

◆ 闫晓光

在西藏
清空自己，再清空
用蓝，用白，用红，用金黄
用雪山之石、牦牛之骨
重塑一个新我

辽阔的天空
收留坚硬的执念
心，在雪山之巅喊出
今生的忏悔

欲望，在空寂中坠落
目光的涟漪，一圈一圈
向内收缩、沉积
轮回，随经筒简然而止
所有的影子，了无踪迹

运河之水

◆ 赵树新

卫运河
我的另一半生命
我常用运河之水
清洗内心的污垢
用河畔芦笛，吹响生活的节奏
让生活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
用水中鱼儿，激活思维的单调
让生命的主体
承受更多的曲折坎坷
最后，要用运河上
飞翔的季鸟去远方
驮回儿时脱落的故事和梦境

向上

◆ 崔艺

我愿意
用我潜涌的热情
拥抱这一路上的邂逅
所有的不期而遇
都是封存心底的一片枫叶
缓缓风干，慢慢温暖

风吹过
摇曳出我的想念
丝丝缕缕，枝枝蔓蔓地缠
阳光飘进我的眼睛
满眼都是美好
于是
我的脚步轻盈，向上

乌江赋

◆ 代红杰

江中金石张目，一如旧日，
不屈从浪花飞溅
我的乌江在身体里，九曲回肠，
歌弦未断

岸上绿树，迂回行军，忽凸忽凹
现在，是风在吹

水动，船动；
心不动，水不动船不动
天已暮，月未出，纵有嘶鸣，
乌江入鞘收剑
……

乌江是横在英雄身后的
而我们选择的是，顺流直下

永远不落的梦

◆ 张祝林

一颗雨往下掉
捡不起他落在花瓣上的心
一片叶子往下掉
拾不去他飘落中的痕迹
一段时光往下掉
找不到连着他的一根根视线
一个岁月往下掉
读不懂他沧桑的留言
只剩下一个梦
还连着根蒂
在夏季的蝉声中
坚守着 坚守着
等一阵往下掉着泪的秋风
把他摘去

初夏的一天，风和日丽。清晨，我们乘车从湖南浏阳城出发，直奔浏阳河源头的支流小溪河。妻子神情专注地凝望窗外，不时用手机拍照。我知道，今天我重回小溪河，其实是一次人生旅途的回望和忆念。

我出生成长在小溪河边一个名叫石湾的小村。当我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湿润的空气、明丽的阳光，就赋予我生命明朗的底色。童年的印象，就是从眼前流过的小溪河，它洁白清亮的浪花，映照着澄蓝的天、苍翠的山、河岸的丝丝垂柳，带给我美丽与欢乐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1968年3月，我参军入伍，过小溪河时，因为没有桥，是大队支书驾着一只小木船，把我送到对岸。从小溪河畔，我走进航校，飞向蓝天。

如今，桥建起来了。我站在桥上，凝望飘浮着朵朵白云的大围山，山里隐藏着杜鹃花海、峭壁尖峰、峡谷溪流和石桥岩梯，更有鬼斧神工般在山巅锻造出的巨大石钟。洪亮的钟声，仿佛正从空中传来，将往事荡回我的耳边。

那是1964年的夏天，14岁的我刚上初中，回乡度暑假。我那位当过赤卫队员、参加过农会活动的伯父，便有心带我去小溪河上放木排。那是我人生第一次行走小溪河。那时的小溪河，山林丘冈蓄水充足，春夏季节容易水涨水落。沿河而下的木排，要经过不少的激流、漩涡和峡谷、险滩。站在剧烈

今天乘飞机跨越云海，奔向高原，感慨万千，比起第一次进藏，心中不再是神秘的悸动，而是多了奔向喜爱岗位的从容。因为，那里有可爱的师生，有美好的民族情，也有着我们中国式现代化美丽祖国的火热征程。

看着机窗外白雪皑皑的山顶，在灿烂阳光下，自然地铺向远方，与湛蓝的天际交汇在一起，如同一幅蓝色水墨，恰如我现在的记忆与未来的期许在融汇。我能想到的是，我们西藏的未来画卷正在徐徐铺开，也好像听到天际交汇处，“林芝是个好地方”的曲调在盘旋。

对西藏农牧学院最美好的记忆，就是同学们穿着各色的节日藏装从筹建路跨过小桥，向“初心石”走来，他们洋溢的笑容，正是我们中华民族蓬勃振兴的写照。那是毕业季的校园，阳光明媚，孩子们的眼神闪亮，像一颗颗宝石即将洒向美丽的青藏高原，让我们心中满怀自豪，我们西藏农牧学院的孩子在哪里都能留得住，干得好。2019级动物科学的达瓦卓玛，她是我联系的就业帮扶对象，她话不多，眼神清澈，有些腼腆，毕业时她去了那曲市嘉黎县，在平均海拔4700米的地方工作，这个小姑娘没有退缩。还记得，去年藏戏《最美格桑花》在学校文体馆演出，当“家是玉麦，国是中国”的字幕出现的时候，全场激动的掌声经久不息，你能从掌声中听到团结的力量，对伟大祖国的爱凝聚了一

最难忘的还是清晨树下，或者夜晚路灯下孩子们读书的身影，他们的神情是那样专注。由于文化课起点比较低，孩子们理解和应用理论方面有些困难，但是，他们的求知欲望是那样强烈，我常常会说，孩子们求知的眼神



故乡的小溪河

◆ 谭仲池

河心岛上群群飞翔的白鹭，在我们头顶盘旋，是那样矫健、自由、活跃。

和我们一路同行的电站管理局王局长告诉我，自从大坝蓄水发电后，小溪河的环境治理、生态保护，成为管理局的重要任务。现在几乎没有人会在河里采砂、爆破淘金、开矿修建阳水建筑、丢弃垃圾或捕鱼了。王局长风趣地说：“你们知道吗？鱼能吃掉水中的绿藻，起到净化水质的作用。这座水库，已经不是水养鱼，而是鱼养水，好水离不开鱼。”

我这是头一次听到鱼与水相生共存之道。这是大自然的智慧与当地居民的守护之心，凝成洁净的水库。

正午时刻，游轮抵达株树桥水电站水库大坝。我们离船登上了大坝顶端。

站在大坝上，强烈的太阳光芒抚摸着阵阵河风向我袭来。我望着雄伟的溢流道闸门，脚下是宽敞明亮的发电机房，前方隐约可见云影苍山，我再也抑制不住胸中奔涌的波涛，回忆起当年奋斗的日子……

1985年夏天，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，浏阳河沿岸一垄垄成熟的稻穗，在阳光下闪耀着金灿灿的光芒。我感受到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深刻变化。那一年，我正作

为工程指挥长，怀中揣着一幅兴建株树桥水电站的蓝图。我知道建水电站是浏阳老区有史以来的一个重大工程，它的建成将变水为宝，对浏阳河下游的灌溉、调水防洪有重要作用，还能解决全县的供电问题。

入夜，踏着铺满月光的小路，我沿着弯曲的河床朝下游走去，有丝丝凉风从河面上飘来。我好像听到了流水与青山在对话，土地和稻穗在低诉，还有从农家窗口飘出的欢歌笑语。我这个从军营归来的退役战士，是时候为家乡的建设献出全部力量了。

临时指挥部和工棚就搭在大坝左岸山坡的梯田里，工棚里住的干部、技术员，几乎都是两人一床将就着睡。大家关心我，怕我睡不好，硬是腾了一张床让我单独睡。工地上建设大军日夜苦干，水库移民举家搬迁，我也忘记了自己关节炎的痛苦，跟大家一起投入防洪度汛抢险、大坝截流、开挖导流隧洞的战斗行列。

1986年是株树桥水电站建设开工的第一年。那一年的除夕夜，建筑大坝的工地灯火灿烂。一辆辆高大的推土机，轰鸣着把泥土石块推走。高挺的电铲伸出钢铁巨臂，把一铲又一铲的碎石投入翻斗车里。夜里，汽车

仍在山路上穿梭奔驰。

从指挥长、工程师到工人、民工，没有一个脱下工装，脸上、头发上都还沾着沙尘泥土，但大家是那样欢悦、激动地举杯祝酒。工棚外，雨在下，风在吹。大家吃过团年饭，又立即投入施工中，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经过一千五百个日夜的奋斗，建设者们运走了一百多万立方米土石，又从六公里外的松岗山运来八十万立方米石灰岩石，浇筑起一座高七十八米、坝底宽二百多米、长二百四十五米的钢筋混凝土面板堆石大坝。大坝连接两岸青山，漾成一万六千亩的水面，蓄起两亿多立方米碧水。

望着大坝电站的雏形，我当时写下如许诗句：

一边是流翠的山峰/一边是飞腾的浪花/把梦碰飞了/把爱盛满了/从大山的脊背抽出一条光的隧道/点亮了万家灯火。

2010年8月29日，我听到长沙引水工程顺利通水，从此市民喝上了来自小溪河的“放心水”时，热泪止不住夺眶而出。今天，站在大坝上，我再一次回望从水库大坝的取水闸门每天流出六十多万吨的“纯净水”，通过如巨龙般的输水管送进长沙城，就好像看到故乡的小溪河，意气风发地汇入了时代的澎湃潮涌。

我终于懂得，人生就是一条奔流的河流，在百转千回中积蓄着创造的力量。故乡的小溪河，我还会回来重走，一次又一次……

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跨越山河去援藏

◆ 王军

代又一代的建设者。2023年7月，我们组织了西藏农牧学院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20多名同学，去通麦的十英雄纪念碑敬献哈达，同学们默默怀念，也承接英烈的嘱托。当2020级的益西巴丹在碑前呢喃祷告，向烈士深深鞠躬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眼中闪亮的泪珠，正是这深入血脉的感恩之情，驱动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。

秋天运动会的欢乐总是色彩斑斓，同学们在操场齐聚，藏语、汉语的歌曲响彻尼洋河畔，各类文化的交融是那样自然，就如同河谷的风和云在起舞。响箭的哨声也在操场一角划过，那里既有响箭，也有传统弓，还有现代的复合弓，大家一起切磋，靶靶的中心被一一射掉，迎来欢呼与掌声。在文体馆西面的柳树下，藏族同学在弹六弦琴，那种干脆的声音，不着急，不复杂，娓娓道来，歌之蹈之，引得我们几位老师也欣然参与其中。这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、美好，文化在融合，心灵在相通，友谊和亲情在成长。

最难忘的还是清晨树下，或者夜晚路灯下孩子们读书的身影，他们的神情是那样专注。由于文化课起点比较低，孩子们理解和应用理论方面有些困难，但是，他们的求知欲望是那样强烈，我常常会说，孩子们求知的眼神

就像巴松措的湖水那样让你无法拒绝。他们正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，把一门门功课啃下来。我时常会想，“苦干实干”用到他们身上很贴切。我指导就业的2020级学生扎西旺姆，几乎每次联系她的时候，她都在图书馆。我看到她的学习笔记，可以说是认真到了一丝不苟。当她兴奋地告诉我她考考了290分的时候，我没有惊讶，因为正是她不怕苦的投入，才有这样的成果。当然，光苦是不够的，还要不断琢磨如何学习和利用知识的本领，才能有创新，才能把西藏未来的草学研究做好。

2020级林学考研的张露，深夜给我发消息说她被中南林业大学录取了。表达对我的感谢，她形容我说“这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散发着善意的好人”。她说的好人，不就是对我援藏工作的最大褒奖吗？我们每个援藏干部，都在做这样的好人，不用豪言壮语，尽力付出，帮助别人，这也许就是30年来援藏的基本内涵。

飞机已经进入雅鲁藏布江峡谷，能看到山腰的薄云在起舞招手，好像在说欢迎好人回来。还是那句话，来西藏，我愿意，来西藏，做好人，做对国家和民族有益的好人！

(据《西藏日报》)

唐诗是诗中盛景，天中满月。张若虚的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足以让人陶醉，无愧“孤篇压全唐”的美誉。“江畔何人初见月？江月何年初照人？人生代代无穷已，江月年年望相似。”唐诗中这样优美的篇章甚多，选三百首，或选三千首，也都是上乘之作。

唐诗中还有另外一类诗歌，平淡无奇，易被人忽视，也有可能不知其中之妙。大诗人李白一生行踪不定，飘飘然宛若神仙，人谓之为“谪仙人”。这位仙人是食人间烟火，怀抱着的也是普通人的感情。他有一首《赠汪伦》：“李白乘舟将欲行，忽闻岸上踏歌声。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，讲述的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常理常情。

可以说，这首诗在李白诗中，甚至在流传至今的五万首唐诗中属于别调。不算题目，这首七言绝句将作者“李白”“我”、被赠者“汪伦”的姓名和代称同时入诗，在唐诗同类作品中极为少见，恐怕属于创格。问题来了，将作者“李白”与被赠者“汪伦”同时入诗有意义吗？貌似平淡，而且质实，甚至有损诗意，味道何在？

唐俗多以字、号、行第、籍里、官职、封爵等相称，但诗人们平辈论交，也会直呼姓名以示彼此相亲，不拘俗礼，这种情形初、盛唐较为常见。李白交游广阔，诗中言及姓名，往往或名官爵，或称字号行第，或叙亲缘，而能被李白在诗或诗中直呼姓名的同辈好友并不多，今日可见者仅有权昭夷、元丹丘、岑勋、王昌龄以及“醉眠秋共被，携手日同行”的杜甫等几人。这些人都曾与李白游从多日，诗酒会心，是如兄如弟的知己。汪伦与李白仅是初识，却在诗题和诗中李白直呼为“汪伦”，从中可见汪伦的赤心淳朴与李白的真诚纯粹。

比较有趣的是，李白的确喜欢自称“李白”。他曾不止一次自写“李白”之名。颇为独特的是在《襄阳歌》《赠内》《赠汪伦》三首诗中，品味三作，可见相通之处。其一，三首诗均为饮酒尽兴之作。《襄阳歌》为李白醉中歌诗，“舒州杓，力士铛，李白与尔同死生”既是疏旷语，亦是醉醒语。不难看出，当李白自称“李白”时，身心处于极为愉悦、自在、逍遥的状态。其二，三首诗都内蕴李白与诗人平等相待的情意。《襄阳歌》可以视为两个“李白”的隔空对话，《赠内》也可见出李白对妻子的敬爱尊重。宋人杨齐贤为李白诗作注时，始称汪为“村人”，后人多沿其说。在名动天下、曾为翰林待诏的李白面前，汪伦难免有身份、地位的不对等。然而，傲上而不倨下的李白并不在意。桃花潭的美景就在眼前，汪伦的踏歌声就在耳边，在生命的这个瞬间，李白欣然享受着这样的淳朴与美好。全篇以“李白”乘舟起，末句以“汪伦”赠“我”收，意味首尾呼应，一腔平交眼前人的热忱贯注其中，读来并无人名空泛、径直无味之弊，反觉情深意切，天趣盎然。

诗中如此表达，亦由李白对二人关系的感受及相应的抒情方式决定。李白擅长结合受赠者的身份、性情及赠别情境，选择合适的地域景观、贴切的典故辞藻与分寸得宜的抒情方式。如孟浩然主张抒情言志不必太过直露，追求诗歌的淡雅含蓄之美。李白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有心致意自己仰慕的这位诗坛前辈，因此诗中三四句“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”，二人姓名及身影均未入诗，别意却尽在景中。

《赠汪伦》的抒情方式就很不一样，无论是汪伦踏歌相送的殷殷拳拳、豪爽真诚，还是“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伦送我情”的慨叹，李白的情感抒发都是热烈直白的。通过前三句叙事、写景、抒情的层层烘染，先蓄足了势，结句画龙点睛，点明题旨，此前种种风景与画面都有了着落，全诗也如蛟龙张目，跃出潭面，腾空飞起。与之相应，赠别的双方自然也就清晰无影。清人黄生《唐诗摘钞》批点此诗曰：“直将主客姓名入诗，老甚，亦见古人尚质，得以坦怀直笔为诗。”确为解诗之言。

品读此诗，最要紧之处在于：“李白”之名出现在首句，“汪伦”之名出现在末句，你不觉得李白的真情楚楚动人，而且与一位乡人平等对视吗？如果你注意到桃花潭水的深碧、岸上朴素而深情的踏歌声，人物、色彩、音响交融，诗美在平淡中更有一番滋味。故读诗之功应在平淡处用力。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平淡之中有真味

◆ 戴伟华

是个人悟省机缘。我曾在店里淘到过一本巍巍名作——《谁是最可爱的人》。它斜插在书列中，探出半截身子与我打着招呼。只一眼，我便记起父亲多次讲过的那件事：他上初中时在半天内将这篇文章背熟，并在年近六旬时仍能全文背诵。回到住处，我翻开书，试着去挑战父亲当年创造的纪录。当我看到那场战斗结束后，烈士们因为与敌人抱得大紧而无法分开时，不禁心潮澎湃。第二天清早，舍友见我背诵得实在太过入迷，便说要送我一件礼物。几天后，他家中带回一枚刻着“松骨峰英雄团”的纪念章。一问之下，这位曾服役多年的老班长正是来自松骨峰英雄团，“最可爱的人”的继承者竟

然就在我身边！

某些在过去发行少、受众小的专业书，也只有旧书店才有的卖。我曾买到一本齐鲁出版社的《苍山方言志》。打开旧书，读到那一句句熟悉而陌生的乡音时，我就会忆起当年的人和事。一切仿佛都在昨日，这感觉很微妙，让我欲罢不能。我想，若是将旧书拟人化，他应是一位沉稳内敛的老中医，自带一种安静祥和、平易近人的气场。老先生在身旁坐下，当他手指搭在我的腕处，周围仿佛静止，一切都那么亲切那么踏实。诊脉结束后，我合上书页，才发现老先生留下的医嘱就是书中的某句话。

不经意间给人惊喜，冥冥之中必有收获，这正是旧书的无穷魅力，也正是我寻旧、怀旧的情怀所在。(据《人民日报》)

淘书之乐

◆ 王建博

正是从那时起，我同这个勤劳懂事、善良细腻的农村青年一样，爱上了读书，并从一本本书中汲取前进的勇气和力量。

读旧书，除了读取其中的哲思与妙趣，也为一睹书中作者和读者擦碰出的火花。它是前人留下的足迹，更

书山有路。我绕“山”而走回到原点时，看向屋子的主人。自我进店起，她一直坐在门口，低头看书。我突兀地站在那儿，一时不敢言语，直到她轻捻书页，“哗啦”一声将我沉入寂静中拽出。“有啥推荐的旧书不？”她抬起头，细细打量后，轻声问我：“喜欢旧书？”见我点头回应，她起身走到角落书架处，抽出一本《平凡的世界》。

此书是1994年发行的老版本，页面磨损，背胶开裂处也用白纸修补过。这些岁月痕迹，与这本书的气质有微妙的契合。看着印有路遥签名的绿色书皮，眼前不由得浮现出陕北高原上那个质朴且倔强的身影，还有那个中学时代躲在被

窝中打着手电筒阅读《平凡的世界》的我。书中那些和土地一样质朴又饱含热意的文字像一颗颗子弹，击中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，让我气血翻涌，浑身颤栗。那时，路遥似乎理解了我，而我也似乎读懂了孙少平。也